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十六

福州梁章鉅撰

吾鄉近日論時文者必首推孟瓶菴師師由拔貢旋中解元成進士入詞館改部曹典試粵西督學四川以終養歸年甫四十遂不復出凡士人榮進之階無不周歷所作制義以風度勝論者比之張京江每榜前決闈藝中否百不失一其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元墨吾鄉後輩幾於家絃戶誦起比云王者懍天工人代之思論定後官位定後祿毋準勞逸大小之分以爲詔糈之大典故八柄必先馭富原不惜天家升斗之奉使賢才自奮於功名君子矢受祿不誣之念晝而考職夕而計功皆本嚴恭寅畏之意以求瘝曠之能安故六法既知尙廉亦不謂朝廷頒祿之恤爲夙昔一償其願詮高華沈實復能含毫邈然似度越吳田馬李而上後

此云夫報施之說非所言於君父也久矣儒者委質登朝祗此儼恪之念可以不負吾君苟寵利未忘雖勳業爛如而幽獨轉慚以自問且兼營之志不足語於醇儒也明矣君子先資拜獻惟此純一之衷庶幾不負所學倘私心偶動雖指摘未及而心術終覺其多齗劇目怵心尤見真儒之學純臣之概吾師文有政事冉有季路二段文求比云所可念者私門作宰亦猶吾道之窮發醞輿悲發絕墨言不入則存亡異路誰能作太上之忘情更足悲者南國言旋既非賓於蜡而游於觀西河設教方且喪其子而喪其明則南北殊蹤能無感百端之交集後吾師晚年迭喪二子終於猶篆講席此文遂成語讖亦可哀矣

張惕菴先生枕經葄史卓然儒宗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水利河防農桑方技之書靡不周覽爲文學大蘇汪洋浩瀚如其意所欲

出其爲制義亦然所撰四書疑註論文及　國朝文範與叢彙皆奉爲枕祕世所晨傳誦者此謂一言僨事二句文有精力淵滿萬象在旁之概非淺學者所能窺也中比云謂今日所爲之事不聞目而觀成天下實萬無此理然惟心至靈千世百族卽具眥中之左契而影響可以抑求今夫利害之相懸亦盡人而知決擇矣乃生民休戚之原何事不經於百慮而緘縢不密造次遂至於兩傷意見偶乖顚倒竟無其一是此豈有意而然而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方皇皇惟敬而無所作爲而百官萬民已拱手而受約陶之陽此亦不期然而然也則不出戸而知天下者機中有自具之靈也謂憶念而起之緣不轉念而收效天下亦猶有此人然人力至錢萬軌殊途皆志氣閒之曲折而始終無能自外今夫禍福之倚伏似不可以若是其幾矣乃求可求成之念何人不切於中

懷而微詞以隱所寤忠已中於不及知片語而流過激勢遂成於莫可挽是豈逆知至此而不辭屬目而視已明不雍傾耳而聽已聰者方穆穆洗心以內自循省而陽開陰闔已不言而妙調劑之宜是亦不期至而至也則觀我生以觀民生者機中有獨闢之徑也後比云償者不自知其償勢言自口方纚纚而洋洋定者不自知其定皇極在躬仍兢兢而業業不聞不見之地祗一身所獨往而獨來而各指其所之其得失不待煩詞而決償者不自以為償而欲網爾舌防口甚於防川定者不自以為定而毋貳爾心馭民直如馭朽旋至立應之神與吾身若相酬而相報而各求其自出其朋從祗堪意揣而知拔此先生闡發其所師崔湘坂先生原評云本領純粹似董江都氣盛而近廷亦似之非止日前所有其知言也

林暢園師課文不出搭截題有以搭截文呈正者亦多不中繩墨嘗曰今人作搭截題但講鉤渡挽機局耳卽前輩名家亦不過一鉤半別心靈手敏並無他術今闈中不能無此題卽不能盡廢此體不講無已則須擬一二篇以爲程式總期有書有筆無愧方家而已如張惕菴先生人皆曰予知至人皆曰予知文不屑屑作兩頭關合鉤勒之態而獨以昌言篤論行之原評謂如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是也文曰且世無一人而可謂之智也實由無人而甘自處于愚冥行以就既顛蹶之相尋逞臆爲奇猶聯翩而日起此復何故矣蓋愚者安於愚無榮而亦無辱知者不能安于知自誤旋復自欺小慧難行而庸流自是可勝慨哉夫四德皆本於乾而知獨主二曰貞曰固明乎一知之不足爲知也一知既不足以爲知何世之人猶相率而易言知也蓋由定生靜由靜生明此理原

徧於精貳實非浮游可得而積想成貪積貪成妄彼亦自成其慧命實爲患害之根故夫人之皆曰予知者我知之矣千慮之一失何足以議賢豪乃祇此一途與爲聚精而會神而前有險而不見後有伏而不知猶若藏身之固卽當局之偶迷亦何足以詆平日乃孤懸一事聽其博咨而泛應而不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祇與坎窞相遭今夫前禽不誡王者之宏也而不左左不右右者偏率曠野而投於羅網前民用以示趨避者聖人之志也而禍輕莫載禍重莫避者偏出門庭而入於明夷吾意天下自此無言知者矣何也蹈河而入火世必謂之迷罔之民今乃出於平日之牢籠萬物獨知自予者也是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也而固不然也蓋天下機心機事之來瞰高明而不瞰蒙昧蒙昧者城府坦然其中無以召之凶悔吝之萌亦匿而不作而知者之心動而愈出退而謀

入遂欲進而謀天於是借危而能安亡而能存之說以自儕於一往不知至人無心故能入於機而出於機若有心入之則必入而不出此人皆曰予知而納諸罟擭陷阱之說也而天下雖埋失術之事又祇足以驚蒙昧而不足以警高明蒙昧者識力俱雁其外有以煬之性情才之用皆可止而不行而知者之思獨勤而無所既以人鑒遂不復以己鑒偏欲當舟車之下覆舟之上以自表其矜奇不知至人無我故能哀前人不學前人若有我存何必今之非昔此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仍有人皆曰予知之說也夫世之倒行逆施而迷于避就者皆自謂知者也而今之予知又復振振有詞也耶故曰前識者有道之華而愚之首也按此亦先生闇黜

孫虛船評云杜詩韓碑無一字無來歷以此奪標場屋主司亦何減陸宣公歐陽文忠公耶

朱梅崖先生以古文名家其掌教鼇峯也則以救闢時文爲職志余不及從先生游欲親聞先生之緒綸不可得梅崖古文裒然成集風行海內而制義則未之見憶少時先資政公以來百工也一篇示章鉅曰此梅崖先生時文遺稿也其珍玩之文云百工居六職之一也經又有以來之奚蓋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可不有以來之乎且我周官司空於冬以帥百工也是固赫然六十屬之魁詎得以其名後四民而易眎耶故于庶民外又有來之之經焉今夫有隱其名而工也有世其事而工也隱工之名而工者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不建工無不工也來不工之工而彼第率其粤之習燕之習秦之習胡之習即我得其鎛之工函之工廬之工弓車之工矣世工之事而工者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謂之工非凡工也來特工之工而彼樂奏其刀之技斤之

技削之收斂之技又我得其鄭之工宋之工魯之工吳越之工來
雖然難哉凡為天下國家者無不庀工意慾矣及訊諸肆率無擇
鎔範以來止者此其故有二焉蓋工有巧焉又貴得地氣今夫橘
踰淮而北為枳工之良者遷乎其地知不為楛邪良工不忍敗名
奚其來且夫蔡君之意慾以來而風尚又足以局之昔者周人尚
輿一器而工聚夫邦有百器聚於一則不業者百若是而來者一
工不來者百工曰來百工也奚可哉奚可哉此其所以難也要非
所論於先王也先王知夫百工則百國也來之道必裒百國以居
於一國夫鄭之工宋之工魯之工吳越之工稽其籍不一販矣乃
不第通其事於中原而貊邦蠻地且考據何焉若是者來不圄於
山川而地氣之說撓也先王知夫百工則百器也來之道必鳩百
器而適如一器夫鎛之工函之工廬之工弓車之工化且飭不一

材矣乃不第世其氏於築冶而陶旊搏埴且隸二工焉若是者來不囿於技巧而風尚之說又撓也原評云誰不讀考工記此獨幻出憑虛之構萬怪惶惑得不咄咄稱奇

閩縣魏拼藍邑侯焕從余先大父游最久又嘗肄業鼇峯得朱梅崖先生指授嘗自言古文師朱先生制義師梁先生而獲聞宋五子之緒餘則於兩先生皆有得力處今古文稿一字不存余僅錄得甲午闈藝一首則汪洋恣肆似不屑為理學家言蓋此一篇已足以傳邑侯也題為振河海而不洩起比云華嶽之質主於凝凝故附於地而莫解至於不主凝而主渙而沸騰洶湧實有潰而出之之形此出焉者而若有以藏之量不足以相周不能容納也量僅足以相周亦不能容納也則振之說也華嶽之性從夫止故安其所而不遷若夫不從止而從行而馳驟縱橫將有離而去之之

勢此去焉者而若有以留之力不足以相當不能統攝也力僅足以相當亦不能統攝也則振之說也中比云凡物必有所洩而往而後無盡之來豫有以待之河海之來也大矣無論朝宗歸海東注者千百川而混混源泉曾無晝夜之止息此其來豈有盡焉正惟其來之不盡若斯也而莫測其洩之何所往望海若者遂有爲於尾閭之說而不知非也夫尾閭以洩河海更有何物以受尾閭者觀其一潮一汐惟地自發之亦惟地自收之則知呼吸往來莫非無疆之德所運轉而不可已者也而何洩焉凡物必有所洩於中而後下陷之處爭得而入之河海之陷也深矣無論渤海以東不知幾億萬里而茫茫大壑實傳無底於歸墟此其陷豈有極焉人見其陷之無極如此也而遂疑其洩之不可知溯地維者復有不滿東南之說而不知非也夫地所不滿之處即有河海以爲之

滿焉觀其不涸不盈惟地自虛之亦惟地自實之乃知瀰漫浩瀚一皆貞固之體所充塞而不可窮者也而何淺焉末比云故由不貳之原論之天下質之所流布大抵皆精之所與足夫河海一變遷之質耳然而流光上運星河懸水氣之精占驗有常弦望應汐潮之大蓋其精之有至足者也繫於天者既然振於地者豈不然哉由不貳之故推之天下氣之所瀰綸大抵皆理之所包孕夫河海一浮動之氣耳然而至人在上兩大並受其平成聖主當陽百谷競呈其清晏此亦理之有可推也人即不知至誠夫獨不知大地哉

林暢園師於天文歷法樂律之書靡不精究貫通發之於時文實開三四百年來未開之境然每成一篇仍是曲折赴題不支不漏非同游騎無歸也如星辰之遠也句文云天體有其四隅而蒼龍

朱鳥元武咸池其名數固自可紀耳然斗見於天者實斗隱於地
斗運於晝者又斗易於夜一時不過七宿之周而二十八星之度
非歷一歲焉不能闕其全則綱維所與恭布於東西朔南之分野
者其遼闊爲何如也天運同於四季而昴鳥星火星昴星虛其懸
象固自可指耳然堯典之中星已殊於月令月令之中星又殊於
後代一年俱有微分之變而三百六十之度非歷七十餘歲焉無
以驗其差則運行所推直貫乎章蔀紀元之前後者其悠邈爲何
如也論璣衡之運昏旦之星每與人近故夏正舉織女周令舉建
弧固與赤道所屆同爲翹首可瞻耳不知中座外宮玉以紫垣分
以太微綠以天市其相爲聯絡者直駿駿徧於俯蓋焉甚至北極
以下諸星南望者慁乎濛氣之隔南極以下諸宿航海者別有出
地之占欲精是考其疾遲稽其進退孰從而定之論九重之勢天

體之星最與人隔故紀日在天確占晨在龍尾揆以屬域之判誠為逆行與定耳不知五緯伏逆或一歲而周或十二歲而周或二十八歲而周其游於四極者更茫茫不得其根將甚至怪於元枵旅於顓頊遲留已覺其不常守乎帝座竣乎天庭經行尤覺其多舛欲藉是揆其升沈旋其贏縮又孰從而據之地之去天上下難窮其紀極而假矩以測高覺一曜之大小者數萬里鉅者億萬里匪遠之故何以仰瞻者直小其規圍附之於托而表其覺其懸差而立渾以察度覺一日所躔起度於牽牛周回於星紀匪遠之由何以齊馳者轉疑其弗動按此六比統括渾蓋三家之奧秘會通中西測量之異同旁推交通無非爲遠字還出實際方非空作一篇星辰考也

郭韶煥曰林暢園師文無一句無來歷如祭如在二句文云氣之

麗於吾身猶火之麗於木也木雖燼而火之傳者不熄猶之代相禪而氣之衍者無窮理之徧於兩間者猶水之寓於土也掘地得泉而水不拘於一處猶之因名立祭而神不滯於一方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以同凡聯其氣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以立壇爲之依馮易以主主易以尸交際者彌有人道之近昵進而彌彌進而熟薦祭者如有醉飽之遂貫孔之禮學邵程之精理蓋兼而有之

鄭芸行天祥曰林愉園師最熟春秋戰國時事嘗撰左傳補注手書戰國時輿地圖表皆足與亭林復初之書相參證有吾恐季孫之憂三句題文鄭蘇年師謂當與呂氏大圭葉氏石林呂氏東萊諸家議論相上下其詞曰至於今則謂季孫無憂者非也四分公室以來凡伐莒取鄆之謀季以身試其險盟會帥師之地季以君

試其危觀望形勢之餘季可謂晏然無患矣乃觀扈之役君固在列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祿移政逮以來大國知君爲尸位矣故魯君無憂而憂在季孫也中軍既舍之後季也自爲一軍半也而實有其全二子合爲一軍全也而僅有其半以力相制之下固可沛然有餘矣然而淸之戰敵迫國都而二子畏從公三刻無壯志國亡臣辱之機在朝以季爲首難矣故孟叔無憂而憂在季孫也且向也雖俯歌雍僭踰無等而政在家卿其權猶統一耳今也陪臣有效尤之想禍成擁勢方借張公室以爲名臣叛其君僕亦叛其主熒熒季氏卽黎有顓臾非必如陳氏之於齊趙魏之於晉其勢爲不拔也而謂可保世滋大乎向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而虛位尙存其勢猶未盛耳今也君處覆亡之不暇頭尾號離勢將乞援鄰以爲援非君逐季卽季逐君而區區一費卽幷以顓臾固非

若孫氏之戚魚石之彭城足以抗大國也而謂可高枕無憂乎
國朝吾閩之能爲古文者咸推朱梅崖先生而吾郡鄭海峯先生
景潮得其指授且能以古文爲時文所自編小積石山房四書文
有方望溪之粹精而更出以爽明中有別調數篇尤足以開拓後
學之心胸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題中閒二
大比云蓋嘗綜古今大勢論之商之用人最善伊陟巫咸固世族
也而傅說版築膠鬲魚鹽駢進不以爲嫌立賢無方所以臻於盛
也若周則異矣立國之初親賢雖曰並建勢已有所偏重其時伯
叔甥舅之中實多明德至其後則天之生才有不必擇地矣乃沿
其文而不知其變反藉祖宗成法以阻天下賢才數百年來草茅
之不遇者可勝道哉文子何其能去拘牵之見也植黨者惡其相
形安常者亦疑其可已矣又嘗綜列國大勢論之異姓之國用人

爲晉高國欒郤皆貴冑也而由余戎狄敬仲羈覯兼採不厭其多得士者昌所以卽於強也若諸姬則異矣執國之柄公族亙爲盛衰勢已不能有所旁及其中明習典故之才固多英哲若其外特出之賢有什伯於此者矣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反謂新進紛更不如世家諳練十餘國中下僚之沈鬱者可勝數哉文子何其能破庸人之論也不知者以爲沽名而知者亦以爲立異矣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尋行數墨家對此能無咋舌

龔海峯先生授徒里中時風氣方以塗澤爲工競尚尤王派先生雅不欲從游者爲之遂有私議先生固不屑學此體亦實不能爲此文先生乃拈子行三軍則誰與至吾不與也題弄筆成一首麗藻不減尤王而淋漓頓挫則過之從游者始翕然信才人之筆無所不可也茲錄其全篇云今夫授斧鉞以專征總熊羆而出帥此

丈夫意氣之雄也然而聖人難言之先王重師中之寄丈人吉而弟子凶後世隆閫外之權詩書敦而禮樂說蓋國之大事惟戎故明堂不登勇士而孔子之所愼在戰故聖門不尙武夫也子路將帥才也治賦之才優於千乘知方之訓比及三年夫子亦嘗許之一日聞顏淵之見硜而意氣勃然也起而請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蓋志馳乎揚鉦袁貉之交而心奮乎免胄超乘之日矣楊柳而興師矣其武服者秦脩公飭戎車者匡王國此非碌碌儒生所能勝任也國家養士數百年一旦封疆有警而猶緩帶雍容徐商出處豈非學士之羞乎天下未嘗乏才懷利器者或鬱鬱而待時也杕杜而勞還矣方叔則克壯其猷吉甫則萬邦爲憲此非匆匆謀面所能鑒別也朝廷側席數十載一旦強敵憑陵而乃四顧徘徊倉皇遣將豈非宗社之辱乎風塵如可物色相需殷者或當前而卽是

也則誰與乎今夫與則與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喪馬者悲涼執手使鶴者悵望乘軒士氣儑矣其能有死之心乎若而人者我其攘臂不唾者脣尾之亨我其褰裳有孚者涉川之利此其氣大可用也燕風俠烈婦人有敵愾之思齊俗輕儇纖者皆並肩而揖使授甲而前驅嵩復無慚先烈耳棄甲者皤腹而于思失弓者鬑鬑而甚口鼓音竭矣其能視死如歸乎若而人者豈曰五兵之用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何須一葦之杭且深則厲而淺則揭此其鋒未易當也挾鞭以走爭名者拔毅弧桀石以投賈勇者弊桑本苟選將以臨戎夫固舍此安歸哉然而夫子曰吾不與也此何故哉危事不可嘗也掃境內之旅以屬將耳其得曰勝負有常此行聊以試乎策勳飲至試萬人之命而成一將之功猶可言也至於元纁歸國子之元風而葬二陵之骨父老子弟迎馬首而哭王師

有不相對欷歔慚憤欲絕者乎而後歎佐佐勇夫之死不塞責也義烈非所矜也起羈旅之中而登上將其得日明主深恩一死足以報乎矢亡援絕隳平生之節而成豎子之名猶可言也至於天朝欲其扳蕩宗社救其陸沈故老遺黎述舊聞而悲國事有不追原禍首飲恨吞聲者乎而後歎硜硜匹夫之死有餘辜也其可與乎其不可與乎

漢晉諸儒議禘禮如聚訟至朱子獨宗趙伯循之說後儒尚疑信參半莫知所折衷而用以入時文則惝怳迷離尤所不免惟龔海峯先生或問禘之說一句文剏白一篇而義理愈出有功於傳注不淺不僭作制義觀也中四比云先王追遠之意必有所止故追王及古公而亞圉以上不與焉立廟及二祧而祖紺以上不與焉非薄也義以漸而殺也乃立始祖之廟而又推之所自出親盡而

卽遠精神旣泛不相孚立主而無名號位又虛無所寄不亦迂遠而不切乎先王報功之典必取其稱故公劉再造不得同於有邰之始封太王肇基不得同於文武之受命非偏也勢有所獨重也乃禘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爲配重始祖歟不應至大祭而反奪常時之尊重所自出歟不應至五年而始伸斯須之敬此亦進退之失據矣蓋嘗觀周之禘而求其說矣后稷爲帝嚳嫡子乃摯堯嗣統而稷降在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周人不祖嚳而祖稷也然而天下未有無父之國則不[illegible]而下不可祖帝嚳而稷未嘗不可父帝嚳也以稷之心爲心而敬其所尊必有不容已者矣故帝嚳不立廟而禘於后稷之廟若曰吾爲始祖祭其父也非祖之也是祭法也是以羣廟不合食也而謂毀廟未毀廟之主以次祔食者失之矣又嘗觀魯之禘而求其說矣周公爲武王母弟乃管

蔡氏權辟則公實為別子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故魯人不祖文王而祖公也然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曹滕諸國不可祭文王而魯未嘗不可祭文王也以魯之國為宗國而愛其所親必有不容已者矣故文王不立廟而禘之周公之廟若曰吾為別子祭其父也非祖之也是宗法也是以他國不皆然也而訓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者失之矣如此一片雪亮自當著書而唐以前諸家之名理悉涵蘊其中使朱子復生有不引為同調乎使方樸山有知有不自愧其但弄機鋒無關實際乎 方文兒第八卷

朱文正師負龍門重望所拔識知名士不可數計閱闈藝尤有具眼自言能以望氣得之而於吾閩張孟詞騰蛟傾倒尤至贈句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薦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竹雪中姿孟詞會試已中式以文中用公羊傳語被磨勘停殿試鬱

鬱遂卒師復哭以詩極哀有蒼昊如求士呼空首薦賢之句相傳
乾隆辛丑師督閩學時歲試汀州孟詞文已爲幕客校閱者置劣
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翼日覆試乃愈加賞識而幕客
已於前夜襆被去矣汀州士大夫至今樂道其事余嘗至汀索其
原文讀之渟古淵雋直是先正遺音宜非時眼所能辨識覆試文
雖稍涉時蹊然穿穴經義紬繹精思亦非積學有得之士不能辦
今全錄二篇於左以備文壇佳話焉首場題其尊德樂道不如是
文曰道德有不容慢者爲反言以決其必然也蓋尊德樂道則不
召其臣禮亦宜之不如是而能免於慢乎曉景子曰吾言輔長莫
如德德者得堯舜之道於心也彼自居其至尊之勢以獨樂而忘
人之勢而又欲以在己者尊主而與民同樂也則君之加禮於君
人非過也不然彼擁萬乘之尊而降從匹夫之微者豈徒爲是優

崇之異數以自文也哉蓋有為之君之於道德也或尸之為樂祖則以道德之澤遠在成均或位之以虎門則以三德之係近在函衛几以明有尊且謂吾所樂者在是也然使為臣者自以挾持有素上答之不敢疑上不答不敢諂必宣君親與玉趾時過而授餐焉將無貧賤驕人如是而大君之隆禮者至是亦不可以已乎而非也今夫胥靡而相垂釣而師德在而爵已無論也稽謀曰壽耇典型曰老成德在而齒亦統此也雖欲不尊失安得而不尊且至德即為道本道所以適於治之路而仁義其具也德行必兼道藝道而究極於帝之升則堯舜其統也雖欲不樂夫安得而不樂故其結於意之所欲宛然廸知而恍惝動於天之莫解不覺不式之維嚴非姑市焉以博撝謙之目也所望於予之宏濟艱難者必如尋而始稱也故其良貴在已極崇高而不貶其真分定於初雖捧

檄而不移其志非故難焉以爲要重之術也所貴於君之下亦不讀者不如是而已苟也夫爲道德而無臣之見存故必如是而始稱守吾道德而懲所尊所樂之不屬故不如是而卽苟蓋大君之降尊就卑有賓臣者大饗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則專席而酢是也有優臣者已遁焉爲而猶成不事不臣之節雖非叟老而如脩覲饋覦酬之文是也然則君之如是者可知已斯世斯民托命於道德而道德之上又深嚮托於人主尊樂之一心不如是而名實不加之傷豈在賢傑哉不足有爲則臣之敬君也至矣覆試題去喪無所不佩文曰詳服制而及佩無故不去也夫佩喪之旗也帶必有佩惟喪否去則無弗備矣記者故因服制而類及之蓋嘗觀禮之讓於紀服也內則一篇首冠纓終偪屨而中必及佩玉藻一冊上自冕弁下訖帶韠而中亦詳佩佩者麗於服以爲章猶夫元

蕤蒲撇袤褭禓繐長短豐殺之同爲盡飾之道云爾故得論詳君子之服而特記去喪無所不佩一事其學也博故其佩也褭或垂或委無貴乎金寒玦離而服類稱名求易遮數而終其物其衣也純故其佩也度或抑或揚悉中乎徵宮角羽而雜物撰德若不下帶而道已存禮居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言結則非不佩之謂也古者冠縰縱今衡縱喪冠之反吉倘非古在喪禮袒括髮去飾也有去飾之故而盡飾其義何居故君子不佩惟在居喪君子去喪則無所不佩辭民之抱痛也早思鳴佩以適所其奚可得也雞初鳴而沐櫛醴漿若紛帨若刀礪若燧觿若玦捍管遰亦幾從父書不忍讀母器不忍飲之例而特不欲弛其事佩失古人小物克勤義也且君子既不獲就義無方矣雖當赤紱幽衡之日不殊觿縱絣總之初此意豈徒在帶韠間哉尼山之攻錯者嚴思設佩以比德

其奚所取也夫進趨而揖讓觀光若純白若山元若水蒼若瑞玫瑜璜亦儼然出擊黃鍾而左五鍾應入擊蕤賓而右五鍾應之備夫寧得獨弛其德佩失古人賤珉貴玉義也雖君子固未嘗盡在朝班耳但當素冠素韠之時卽循綦組象環之度此尊誠何忍斯須去哉札之贈縞也以縞帶起之聘鄭也求玉環君子驅車不一國木瓜瓠葉必有賦之將微情者豈衰嵩如遺直非等諸佩帨苣蘭之賜婦人以雜佩致美董子以觿佩興刺君子刪詩至三百名物象數皆有取之資考鑑者卽犁然布武隨在載其博依雜服之精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居喪欲不廢佩是禮壞樂崩之說也君子弗爲也先王制禮不敢少過去喪倘不忍佩則利用崇德之疏也君子又弗爲也此君子之神明乎佩之用也

伊墨卿秉綬曰周有八士節名作如林加以乾隆順天鄉試魁墨

精華蘊發渙無餘嘗難再開生面嘗試以難　張孟詞孟詞曰欲語
羞雷同我且試爲之越數日遂以草稿相示乃創就題中字劈分
兩大比字字脚踏實地壁壘一新余爲之頫首至地信才人之筆
之不可方物也其詞曰古者因生得姓胙土受氏故妘曹八國上
溯祝融元愷八才猶沿項嚳而八士之族并無以官以邑以謚以
字之可稽蓋無君卿大夫之顯於前者也顧其循伯仲叔季之字
因而重之如美玉之成珏考周禮二十而加字是其先世爲士得
行始冠敬名之典也周道五十始稱字是其歷官顯仕同孚艾年
服政之榮也仲與叔季之遞乎伯是其生同母而其長同嫡也伯
仲叔季之名得其儕是不僅如擇立者之稱鈞年并不僅如名子
者之稱同日也伯霜四子序雖備而其數難重伯奮八人數雖重
而其班非偶我周自伯邑考季載而外鮮度處武皆以叔稱而八

士之齊於對待者幾難循國典以掩厥靈奇濟濟乎其四美具而二難并也號曰法四時取號以來未有盛如斯時者也且古者人傳於事跡著於官故帝子作歌敘功八闕文王詢道備職八虞而八士之賢並無以德以功以久以能之可數蓋非鐘鼎旂常之耀於世者也顧其槩達适突忽夜夏隨騧之名兩相叶也若保氏之諧聲考達與适之成名於輔佐者已有周之南宮可想其輝映一時也突與忽之沿名於弟兄者猶有鄭之昭厲足見其聲施後世也紀於夜而不以日紀於夏而不以月是其名之秉乎禮也取於德而命曰隨取於物而命曰騧是其名之制以義也無鄭寤生首成師之釁豈徒均七子於鳴鳩無接萬四獲且六之分宜其奏八能於鳴鳳我周若叔虞季友之胙茅土宗祊早由天定而八士之表於孿生者不必援乎文以昭其神異蔚蔚乎其士一體合而五緯

運也蓋自舉五類命名以來未有與斯同類者也

乾隆間吾鄉之三鄭合稿盛行於時若荔鄉太守(方坤)偕其兄石幢邑侯(方城)芥舟進士(天錦)之制義合刻有陳見復(祖范)爲之序

少聞先資政公言制義不入文集猶之試帖不入詩集也文集中爲制義而發者嘗見疊出而詩集中涉入制義之語則絕未之聞惟鄭荔香蔗尾詩集中有寄長姪天錦論時文七古一首合前明及我　朝諸名家體裁而抉其要領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足備制義家一故實不可不讀也其詩曰時文之技本雕蟲創始乃自王荆公明與厥制漸展拓收拾豪俊歸牢籠童而習之至白首如矢人矢弓人弓初盛中晚猶前志更僕悉數吾能終洪永開科迄泰順敷衍傳注除雰霧白沙(陳獻章)廷益(于謙)有述作太羹元酒將毋同質有其文守溪老(王鏊)元音入耳殊颯颯殆於禰宗比蒸禎葉

葉衣鉢傳無號唐順之錢福瞿景淳薛應旂均正始昆湖機法嫵圓融兒
孫踵事致紕繆鼻祖邪不識彌叢我思制科匪一格論策詩賦齊
龍從依經立義愈尊貴卑猥胡不為墉崇天為此道張壁壘大僕
歸有光名氏喧兒僮渾浩流轉注河漢濃淡舒卷拖蜺虹茅坤胡友
信僅堪驂乘耳極盛之下難為功誰歟陋語唱百和元鐙一蓋趨
擬與請看鄧以讚孫鑛馮夢禎李廷機已自不振嘲疲癃沿及湯賓尹許
獬尤亂道紫鳳顛倒鶴毰毸支離破碎吁可駭陣腳一任偏師攻
其間石簣陶望齡獨峻潔森如竹箭翹葭蓬華亭董其昌科名雖稍亞
澄之汰之河洲瀲珠玉咳唾有五君湯顯祖孟旋方應祥儕鶴趙南星雲
霄翀慶歷作者署爾爾耳食奚事驚靈巖就中小品間可採蕘有
螺蛤蒸有菘卻恨賴門率兒戲吾尤無取王遂東思任吁嗟斯文歷
小劫易窮則變變則通嘉魚金聲拂袖興也勃韓慕廬柳潔粉枏㮕追

歸震川恰兩漢評別安仁與太沖是時豫章秀八士斵冰析犀明
而聰臨川一老（陳際泰）最奇倚千篇百賦青紛紛章（世純羅萬藻）雜飾（楊以
任）足羽翼決起一一排崢嶸東鄉（艾南英）無花明老眼志在嘉惠後
之倜手編定待主樸老雲間（陳子龍夏允彝）異派偏流深論者不無抑選
理望氣要自光熊熊幽香冷豔數宜鑑（包爾庚）擬之嬌纖纏花襯陶
菴（黃淳耀）先資有成識試帖卓爾事右忠貫傳宜公信具體經術更
爵曾南豐同榜王郎（王自超）亦吾擬訖詩何遽刪盧全吉士（錢禧）思聽（徐方）
廬老不遇覷天未免嗟夢夢精能神逆各妙理主司頭腦徒冬烘
時哉風氣絕遒上倏爾國步隨徂徠我　朝造士邁勝國選封乙
夜繙　重臚唐綱（劉子壯）應運冠多士過鄰歷塊搖風鬣鍾陵（熊伯龍）
並起葳沈博大為江漢張雄風辰闈居（亮儕）快感（落）險若下灘上瀨
雙征遂石窿（李來泰）與采堪鼎足俯覷餘子為蝌蚪榕村（李光地）理解

人三昧繭絲細細抽絓緒一時壇坫此最盛百家六藝搴折裒別
開生面雜宗伯蒼仙乎覽舞吹玲瓏又疑練江散霞綺一橘苦霧
昏戎戎嗣後風流幾歇絕細者蛾盈麗然緣金丈屏敬沈鬱虢一變
桐城方舟方苞妙手開鴻濛羲門何焯匠門張大受出寒碧文筆秀奪閬臺
宮集虛方楘如浙篇尤峭蒨解頤匡鼎同慄松黃鐘大鏞推禮執儲在
文難兄儲大文手自揮絲桐徐卿徐用錫勃窣稱老宿高語無上凌穹
儕二王汝驤步清作境孩不暇穠郁別有金溪馮詠許餘散見小金稿
單句已垂吳江楓驚予束髮抱鉛槧飛揚欲動丹砂洪恃才　縱
不持擇三品錯雜金銀銅弱冠擬鄉等拾芥意頗自命爲文雄衡
陽段枝湖先生秀州陸微巖先生兩夫子翩然地望恒華嵩爲言孺子似可
教導以聲筏疏犿瀧伐毛若三洗髓五伏若嚥痾覺醍醐少作成
帙付一炬化爲蝴蝶窮搜我千家百家恣評品斗室兀坐乖簾攤

村塾而面環講席絕闕一冊求童蒙到握借點矜秘訣雖古按擬
張喉嚨導河注江南北派吹簫伐竹陰陽簡改時易月定正側出
車治賦輸不發以次觚觚冠冕制百不一獬嶰崆隙文適若思
獺祭秀萬八非求芳撈擎知此事具根柢含皆取諸其胸中借書
於手用我法與不底用偷買充樹攝倘不勸封灌幾見枝柴茍悠
悠冒黎含吼嶽絢爛夫姿飾詭欺惑蒙吾家阿咸富才思挾策日
日哦松樓新文十首昨寄我正石大巳加磨礲臚列正宗別僞體
遠道不惜郵書倘所嗟鶺宜不辨意舊業一半埋塵塹何時短檠
對案節坐聽街鼓聲逡逡
鄭荔鄉先生禹疏九河題中二比云河之水自塞外入源崑崙而
緣積石尚傳有千里一曲之形其勢猶無妨於衝繳迨至兗而全
力奔騰突決大野廬維巳爲澤國復溢以千二渠之匯欲束其放

亦寔由遽過其衝也一經流貫注之於中八支流旋繞之於外計所役者當不下數十萬人手足禹則以爲勢在一時功在萬世河乃因勢而利導矣河之水從天上來越底柱而過孟津乃始有出險就夷之樂其勢方一縱而難收更至兗而尾閭洩焉矣觀降邱宅土僅有常居猶必俟十三載之同則不强其枝末易以弱其幹也自徒駭以南若干里自鬲津以北若干里計所棄者當不下數百萬畝桑田禹則以爲欲創非常者勿恤小利河乃派別而支分矣鮑桑子曰自九河既道以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改故道九河之蹟漸湮至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流不分而勢横也逮宣房之築屯氏之流無水患者又八十年漢成時屯氏河塞又決館陶北灌四郡三十二縣則河之分不分利害可覩

矣潦季馳河不兩行之說蓋本之鑾城謂其上流耳入海之處泄
水地遠則河愈迴疏之功所以大也此文原原本本明辨以晳且
澳底材潛時以堅老之氣行之直堪自作河渠一書
鄉黨年師曰鄒弢鄉先生溯出而女於吳題文賦手燄情感均頑
豔雖尤西堂王農山復生無以過之在藝苑中亦是風流一世之
材也中四比云兵車衣裳之會盟府閒遺烈猶光乃昔也存三亡
國而有餘今也㡳一弱女而不足此其於盛衰之感何如別轉附
朝儛以遄征而齊子翶翔終遠父母能勿傷貝味之差池也指冠
纓爲婚媾鼎公其何以爲情哉紀酅玉磬之盟雕笄役前車亦覆
乃昔也欲質其母而猶可背城今也直覿爲俘而居然告廟此其
於宗社之羞爲似豨封豕長蛇以永好而吳宮花草極目悲涼能
勿痛姬姜之憔悴也繫鐘虡於磐縣景公其誰能遺此矣且茶火

而刼黃池不過爭兩國之長若女之以女則非僅名號整稱之恐喝已也請爲賦燕羽之詩而遠送于野遠送于南不知者曰兒女之情長知之者曰英雄之氣短也牛山揮淚之外蓋別有傷心者已壞坊而徵東魯亦止責百牢之供若女之以女則豈但儀牲玉帛之悉索已也請爲占歸妹之睽而刲羊無血承筐無貺美其名謂結兩之好合循其實即銜璧之求成也持踵泣下之悲蓋不獨母氏也巳鮑叅子曰此題見江棠仲韶先生夙有名構得此直坐之廡應閒豈非快事按葉文來之見惟國初有唐海觀游一篇頗傳於時而寫生傳神亦遠不及此矣　又按後世和親之局實始於此此文當令在漢帝唐宗前慷慨誦之

鄒芥舟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題文七篇自評云愚聞之師聖賢言語類大悉備如萬川月印到處皆圓學者須心地光明細

意熨貼黃敘一字放寀臨文時自然頭頭是道作家君課士拈是題命天錫偕作追憶師訓自柳下惠至介字各得一首非敢謂多蓋請正以義利之辨為學者第一關頭故鮮于中之不自知其過於辭費也今按第一篇以柳下惠為主全是無中生有所謂辭微實而信巧意翻空而益奇也如中二比云古者公卿之升率由文學故賦詩贈答爭謝鄉材惠之蘊者縱勿周知而取重搢紳固在廷所推而讓之者也三篋之書光於故府矣以躋膴仕何慚焉且臧孫雖名竊位猶號知人是以館人之微片語輒相投契惠備稍為屈節安知其不轉遏抑為薦揚也而惠殊落落也古者公卿之選閒取武功故飲至策勳輒膺上賞惠之績微縱難家喻而卻師談笑則當時所震而矜之者也一言之重喻於强鄰矣以據要津何有焉況展氏雖近衰宗夙稱卿族即此士師之職屢黜自可

再與惠苟少與委蛇安在其不脫窮愁爲貴哉也而惠自由由也

次篇重扼不字於壁立萬仞中具有海闊天空氣象如起講云今夫學者守義故有不爲聖人達權斯無不可善學聖人者便當以我之不可學聖人之可而無以聖人之無不爲便我之爲蓋至聖人而不可爲之防已撤矣及觀其禮義自閑無少假借也則又若局之後比云然則惠於此固甚鄭重而分明也易與不易陽在毫芒直待人參詳其際而意偶徇於所忽節已敗於所移故不易之云愼詞也取舍之幾劃然內定必不設一或然或不然之境以回惑於迷途惑於此亦復徑情而直遂也介與三公斷無中立以聽人容與於其閒而心苟利於兩收勢必歸於一敗故不易之云決辭也理欲之界截然中分並不萌一可然可不然之情以徘徊於歧路一將不字緩讀一將不字急讀不易精義細入無閒真如

老吏斷獄如會俯談禪　第三篇者眼以字講下云介之易有以易之也故論介者不覬其所以則不以之能不絀而不窮之三公則所以之勢不張人當困頓無聊中見人世震耀之迹輒羣指而笑之曰將焉用此要其意特深忿是物之不爲吾用而戀戀不舍之想正自坐據其隱微一旦而挾以要我者竟掩於三公也以者本遠於强戢以三公而聲勢彌爍則精神內懷而吾身之氣且爲所旋轉而不自持人當淡泊寡營日遇人世夸競之境或亦漠而忘之曰於我何關要其時特偶值此事之未甚切身而隱隱欲動之機正自巧伺其便利一旦而赫然逼人者竟爲其所以也三公原不爲薦翼以以之者而身價倍增則耳目改觀而吾身之操且惟所提攜而不自遂矣鄉評云爲以字作勢介殷深源韓熙載一種人無著脚處又云以字一噴一醒不以字即再接再厲文更如

星芒作作　第四篇以三公爲主承題云甚貴至三公盡矣此而不易誰更易其介者故極語以表柳下惠云數語已見大意中二比云三代而後事業不本諸性天於是詭遇千時競唱爲負鼎調羹之說而君子以爲建大功者決不遺細行故常由粗入精以充其類則凡千駟萬鍾皆爲硜節而非道之分務極於一介之必嚴晚近以來中庸最便於作僞甚且蔑禮棄義自託於不恭玩世之爲而君子以爲裕寬德者必不隳廉操故常探微知顯以發其潛則雖阨窮遺佚終闡幽光而不悶之神直信其三公之不易焉鄉評云重發三公爲播門望塵人鍼膏肓而起廢疾非泛泛作聖人論也　第五篇以易字爲主爲易字布通盤算正爲不易字下定盤針中二比云苟爲我之故物而安心順受即當比於寶玉大弓之義而以得書若易則不從其例也取諸其攘失之此者收之彼

矣夫功名之士致身通顯乃且自謂爲得時而忠以爲所得有限
遂至所與不貲特危之日易而三公雖榮其勿使伊子美也苟舍
旃舍旃已耳即或出於權宜而乍去復還亦當擬諸避壁留乘之
條而以假令若易則已定其交也往而不返以爾來者以我遇矣
夫貪冒之夫涉足紛華亦或托詞於假借而惠以爲假於片時必
至誤其千古特正之日易而三公雖貴其勢乃攖之揄也有御之
御之已耳後二比云且多寡輕重之施皆稱情而許其直乃三公
無介則軒冕將辱泥塗介不三公則被褐何妨懷璧其貴賤亦太
不平矣天下斷無此不平之取予也而謂惠肯貿貿然來嗟急有
無之道貴備物以通其窮乃人致三公而介何曾爲用我占其介
而三公究竟何加是彼已歸於兩失矣天下更無兩失之懋遷也
而謂惠何由由然與荔鄉評云於易字別詮妙解似從能斷章看

出　第六節以其字為主破承題云聖有其介不為物易矣甚矣可易者之必非其介也介固其介而何易焉柳下惠所以薄三公者此耳題講云且我生取舍之幾嚴於分定而介以呈是與我最親而不相離者也乃中道有遷忽然舍去夫介何為去我哉毋亦早自貳焉而隱微將察中先有去之惟恐不速者然後物參乎其閒則以為疏閒親而不知其為吾與我也中比云方寸何神其介即其神神清則形不能瀏彼惠正不妨於瀏之也袒裼裸裎之屬交錯於人羣何必去之若浼哉而即其不拒驗其不攖意中之介犁然也筋骸骨理之內皆有不磨之精氣為之脈絡而灌輸則介鍊形神形神鎔惠直兩相凝焉何物三公其贅之附矣靈明何性其介即其性性定則情不能棼彼惠亦姑任其棼之也汙君小官之遭相牽於世法安能卻以為高哉而即其自狥徵其不役目前

之介森如也笑悅動作之間總之无間之天懷爲之斡旋而運量
則介根性情性情根患直還爲斷焉何有三公其唯之餘矣孫鄉
評云爲其字刻骨形神性情直溯最上一層乃與於我與我周旋
徒資談柄也　第七篇以介字爲主緊切注中有分辨三字中二
比云物混必分介者分彖也爾來我往久洽比於意中而易爲意
中自立一東西背馳之界不知形骸爾我性命公私等隔也
而內外殊焉恋以爲在外者崖岸可無生在內者橫橫斷勿作也
提願力以裁之而公私混沌之境劃然兩地之中分矣情疑必辨
介者辨端也此賢彼愚久冥忘於度內而易爲度內先搆一陰陽
交戰之形不知宇宙爭賢愚方寸爭義利等爭也而巳物判焉乖
以爲在物者町畦可弗設在巳者涇渭必無淆也因靈明以燭之
而義利交錯之緣盼然一心之早辨矣如此方得柳下惠之眞方

是秘中之介不許他人借用孫汝丙總評云七篇中有仙有佛亦風流亦道學可才子可英雄造化生心吾不知其所以然矣

游彤卣曰鄭芥舟先生制義當時與陳星齋太僕並駕齊驅余尤愛誦其故舊無大故何文前幅純提經術後幅參用史事中山王關樂之對曹子建求通親親之表低徊悲壯得此文而三不僅為制藝矩臬也其詞曰游先朝櫛風沐雨以啟山林維故舊效股肱焉所謂喬木世臣之誼也乃祖乃父功德嘗在民間而不能令其子若孫盡循矩矱君子能勿自傷失敎乎而幸也猶未至大越防閑也小疵卽或不免而譏過總出無心我先王先公當亦默鑒之矣曰庶勿開隙末於朕孫矣念微時握手撫肌同盟車笠維故舊[illegible]心腹焉所謂異姓骨肉之歎也或哭或歌悲喜雜予與汝而一旦使之罹而驕致滋怨咎君子得毋自愧負人乎而幸也猶未至

大干文網也理固非甚隱違法並可矜恤即羣臣羣吏應亦深憐之矣曰爾其以實情而入諭矣且夫大故之罹也故轉亦何能自免哉大凡建非常之烈者毋不能自俯遜懾而讒人交搆遂欲指小失爲巨奸要其中懷堪共白也皆此羣言紛起之秋故雋何敢以動庸相覛乃猶冀功大過小得淪雪於聖朝而內顧余髮之皤皤輒兢兢禁聲淚俱下也謂老臣多罪惟主上察其無他腸耳抑且貽震主之嫌者毋不能善處危疑而一族爲非遂概擬功臣多異志然其賢否可徐分上當此甘苦變心之日故舊或恐以物望招嫌乃姑借細故微瑕期少污其素行而一撫憂心之悄悄終不勝甚刺於中也指九天爲正何由命咎繇使聽直乎

制義叢話卷之十六

制義叢話卷之十七

福州梁章鉅撰

乾隆癸卯科吾閩主試爲褚筠心廷璋邱丹厓桂山二先生褚爲邱座主邱年甫逾冠褚心輕之欲自專闈政邱不稍讓至大鬨語相持旬餘日不能下幾廢校閱之事監臨爲徐雨松先生嗣曾謀於學政欲令人解其鬨學政者故大傅朱文正師也褚邱皆其門下士遂毅然自任七月閧決科所拔識知名士張騰蛟游光繹許作屏等十人場後皆以闈卷呈送公一一細爲許隲決其必售並定其等次及入闈皆暗識其文代定前十卷即張騰蛟等十人名次亦不少差榜發士論翕然題爲晏平仲善與人交一句第三名許作屏文尤膾炙人口其中比云其前爲崔杼慶封之世是二人者合則同櫂南史之書離則頓生東郭之釁蓋其交始成以黨終

奪以權權之所歸遂相持而不相下平仲既身與同朝其詔之將類嶺賊之趙官其瀆之將同被害之孔父行歟歸歟此際之交難矣而正立門外蕭蕭然不忘社稷君民之重則交之善也且其後爲欒高陳鮑之世是四族者愛則惟同嗜酒之歡惡則遽滋與甲之變蓋其交不孚以道祗傾以勢勢之所立卒相制而不相能平仲業仕與同官其詔之將同失權之子家其瀆之將類射門之子罕助彼歟助此歟斯際之交難矣而端委虎門兢兢焉獨守不犯不祥之素則又交之善也原評云貫串內傳善於推波助瀾排界翕張具有石臺克敵兩家氣概即場後閱闈藝評語也

游彤卣侍御癸卯科亦在前十名其卷已爲校閱者抹斥惟文正師入闈隱尋其文乃得魁列按彤卣文不泛塡左傳故實於衆魁墨中別開生面文筆傲岸實非明眼人莫能辨識繇文正師已於

場後榜前細加評騭胸有成竹故不致爲滄海遺珠文正師亦嘗面飭之曰此種筆路足徵素蘊而雖必賞音我學侶當敬慎出之眞大宗匠裁成後進語也今錄其中後四比以見其概蓋近人於此調不彈久矣文云崔慶欒高之輩其人不足交也且惟是比肩事主亦豈必有握手談心之雅夫交正以握手談心者爲最密耳蓋情勢隔則相望無多釁隙亦尚無從而啟惟夫晨夕聚首權好甚深而偶以不善行之有致歎其纍用之誠者矣卽幸能勉脩前好而睽懷閱歷抱愧惆忱豈所謂蘭臭同心者耶而平仲乃慨然有以正其非吳札晉肸之傳其人信足交矣既幸而往來過從自足成夫衆賢相聚之美夫交亦惟衆賢相聚者轉足危耳蓋品望卑則自待或薄故律人亦尙可從其寬惟夫夙夜傾心才名相埒而偶以不善行之有不勝其相背之戾者矣卽不必遽形詬色而

追念平生時傷懷抱豈必在谷風陰雨也耶而平仲乃卓然有以端其範惜二惠之弱以扶國是同朝之樂附者必多不善則昵上之餘遂成朋黨不特其究抱無成之歎恐其始先蒙周比之名觀平仲之虎門端委守正不阿大抵不輕言結納矣而在所棄者蘋猶不得同器在所收者縞紵並足言情而豈有留憾歟曆三世之名以顯諸侯私室之趨承者必衆不善則容納之下遂長浮澆以彼去留第係乎盛衰卽附和亦何關雅誼觀平仲之爽塏不宅節儉力行固未嘗好通賓客而在所疎者華士不得接光儀在所親者纍囚可引爲上客而豈有遺議哉原評謂純於題前對面反合下文鉤勒本位一絲不走此特言其作法耳而鄙意乃獨賞其用筆之超絕也

官志齋徵君崇志節耿介爲詩文空所依傍迥絕畦蹊嘗以孝廉

方正被徵辭不赴登巳亥鄉薦首題為或問禘之說是科魁墨皆以數典擅長而志齋文獨淡古滅沒不著一字為朱文正師所賞識擢置高魁其末段云夫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為周禮以仁人孝子之心作報本追遠之舉初不必有說以明告天下而亦不意於已之入廟而得禘也迨至禘之禮周行之魯行之而禘之說人亦置不講矣自或之問以習見乎禘之文而必進詳乎禘之說此即先王先公之靈爽所憑依禮意不及於天下而夫子亦樂與為發明者也乃夫子為魯諱以不知答之禘之說其終不明矣然後之學者正可以不明明之通篇單行此段即其結穴評云鍊氣純青古文作手蓋非文正師之巨眼斷乎難遇賞音閱吾師差竣還

朝

上索取闈墨備閱之既

論文正目元魁首藝並佳而第六名宜與玆最好吾師嘗述於先
叔父太常公外間稍有知者始信吾師精鑒上合
宸衷惜志齋文人命薄不能以文字長承
知遇也

鄭蘇年師曰余與張燮軒經邦同登巳亥鄉薦孟藝上士一位三句余後路二小比頗自負及讀燮軒二小比乃爽然自失蓋余文所謂翻空易巧燮軒文所謂徵實難工也其詞曰盡聯之而見其肅然也撇虛垂裳之下太宰卿一人小宰宰夫大夫二人若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罔不秩序常新協力以匡其主又分之而見其秩然也宸居拱極之餘鄉大夫爲鄉州長黨正爲大夫族師爲上士閭胥爲中士比長爲下士亦復班行各正稽首以奉一人

張燮軒元墨首藝頗傳誦於時而尚少實際惟中兩小比有經緯之光其詞云謂其祭必五年即以其不敢數者為僭尊之說似也然祫於宗廟何以則止三年享於南郊何以歲仍一舉則不敢數非通例矣謂其配惟始祖即以其溯諸遠者為親親之說似也然觀湯孫之祭何以云爾祖其從誦太廟之詩何以云文母亦右則溯諸遠亦非常經矣

乾隆乙卯余初應會試首題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同寓鄭在謙超文最佳余私決其必售而竟不驗同鄉則應鳳樓丹詔文最佳余私決其必元而亦不驗榜發首次二名則王寶華以銘勿菴以衡兄弟文平平遂被指摘使果以鳳樓魁多士必無此案矣鳳樓名在散榜魁墨中亦未刻而余至今猶能背誦其後二比云天下大利大害其係於千世百年而不可以目前計者非民之所能為並

非民之所能喻也而君子已殷然及之當其宵旰焦勞民幾不解其何故以為此何利於我而求之惟恐不得此何害於我而防之惟恐不周迨夫事定功成乃適投其所欲去其所苦焉則君子之計謀者遠也使必進斯民一一而詢之轉有非所好與非所惡者矣生人為趨避其介於委曲纖悉而不可以苟且參者民知之而不敢言即言之而不能盡也而君子早惻然念之當其朝夕圖維民更不解其何心以為君豈有樂於此而趨之惟恐不及君豈有苦於此而避之惟恐不早至於殫精竭慮直如自營其私自治其疾焉則君子之籌畫者精也使必待斯民一一而告之將有不及好與不及惡者矣似此醇意高文允堪式浮振靡闈中亦有擬元之說以闢卷而留之

余於乙卯榜後留京夏課主游彤卣葉迎山二先生宅中彤卣勸

余讀啟禎文連山則但勸余讀墨卷且曰此敲門甎耳但求火候純熟不論文之古今俱堪命中不必好高也余心感其言一日連山以皆自明也墨卷一篇示余余受而讀之不肯舍去形卣每從旁竊笑余頗不以為然因執所讀文逐加而貫形卣仍匿笑不止既固詰之乃知即連山闈墨步步着實語語透宗有美必臻無懈可擊近科墨選中所僅見也文云今夫論明德者上溯陶唐下訖姬周帝王之學該於此矣顧其書言德者二言命者一而言明之說則合焉蓋世與世相積與代而同揆聖與聖相傳異文而同旨得往訓而申之而古帝王之精神若揭也若文若湯若堯皆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德者自天而授而不能自天而全有生之後天謝其責人繼其功則有循而存之之力而三聖人不敢自恃也德者盡付於人而未易盡完於人繼善之餘人各為人已自為已則有

實而踐之之功而三聖人不敢自覺也吾得合而斷之曰皆自明也謂授受別有不傳之秘則堯不能授之湯湯不能授之文不知有密之基命精神焉耳精神既奮雖氣運遞轉之餘而皆足以懋昭乎大德盡聖神文武之美名原非虛號作之君必以自明者盡君道作之師必以自明者盡師道常惺之主宰固已亘千古而爲昭矣謂質絕必無可企之途則文於湯聞而知之湯於堯聞而知之不知德行之仔肩詣力焉耳詣力既深雖性反各殊之質而皆足以緝熙於光明盡身心意知之分際祇可默參危微辨必自明於理欲之交操舍分必自明於絕續之界劼毖之隱衷直可俟百世而不惑也是故曰儆勤曰不及曰未見三聖人各抱憂患焉非得已也都俞雖聖哲所必參兢業非外廷所能與得此意者可以宗王可以祖帝也總以完其自明之體焉爾曰光被曰日躋曰敬

止三聖人各無遺憾焉非偶然也聰明首出乎羣倫精勤百倍於脩士知其說者賢可希聖聖可希天也祗以企其自明之量焉爾觀於此可以知大學之先明明德矣彤固曰似此學者雖前人名作不過如斯此遊山以身說法之厚意不可負也未幾遊山卽謝世同憶良友相期之雅不禁泫然

余爲浦城書院山長浦士作文率以清空相尚而不甚講究讀書自余以書卷倡導諸生漸有信從者文風爲之一變一日偶以大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命題課文多鋪敘明堂制度及逸周書白虎通語自以爲燦然可觀余正告之曰此劉舍人所謂浮響也諸生請其說余曰此題成文頗多余不能記憶有僅能爲爾等背誦者一爲鄭蘇年先生文曰先王慮天下之散而無統也地廣則難稽勢分則難理故建明堂以莅之若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我子孫

其無暇逸焉以明黜陟以布恩威天下始無敢有輕量朝廷之意是明堂者固王者所以明至尊也先王慮惟命之不常而不可恃也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故立明堂以誌之若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予一人其敢私焉以此思安以此思懼後人庶無慚乎般天哀對之懷是明堂者又王者所以明至公也是故揆明堂之始實爲王者之堂故亦衍文閒于八百國會同之君悉向明階以聽命然循明堂之名又凡爲王者之堂故玉檢金泥七十二君封禪之紀未嘗一姓而獨居一爲余同年貴寶齋太史文云稽爾雅之文室西南爲奧室東南爲窔皆取諸幽深也而玆獨謂之明者所以見明上赫下聖人有嚮明而治天下之規將月令之制九廟以事神九室以安身各殊其方位也而乃總號曰堂者所以見旅遠堂高天子無下堂而見諸侯之義一爲仁和趙鹿泉先生文云受

命之謂王有王者之時而無其位不足以與於斯桓之霸也伐山戎上卑耳而未敢比登封之烈登斯堂也可以息問鼎輕重之妄衆往之謂王有王者之名而無其德不足以與於斯周之衰也王所朝河陽狩而不克伸慶讓之威瞻斯堂也是以思徂東會同之盛凡此數家不必羅列規制摭拾名物而自然典實名貴似高出爾等數層吾諸生爲之翕然而各私記之

孟瓶菴師嘗謂余曰今人學劉黄岡文祇是形似而不能神似惟近讀爾師鄭蘇年追王太王王季文云嘗讀泰誓之文一則曰文考再則曰文考當其時文王尚未稱王而何有於太王王季蓋大勳未集即武王亦不敢妄稱其父也乃讀武成之册則已曰太王則已曰王季疑其時文王既已追王即並及於太王王季然徽號雖加而武王固未遑覩定其典也周公曰吾何可以不追王惟我

太王肇基王迹周之式廓實始之今日者易侯而王獨仍古公之號是貪德者昧前休蒙安者忘創業也其可乎吾以王文考者王之在天之靈其永慰矣惟我王季其勤王家用之受祿實始之今日者告饗於廟猶存公季之稱是但知自仁者率親不知自義者率祖也其可乎吾以文考欲王者王之尊剎之典其愈昭矣是故皇天大統前人未嘗有其志者今日不妨有其名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所以明積功累仁之報帝后尊稱穆考獨受而不安者尚王復欲加而未遑吾上承吾兄而並承吾父所以盡孝子悌弟之心然則何以不並太王王季以上而王之曰義有所止也世代遠而功德雖積不若祖禰親而勤勞久著然則何以不並太王王季之謚而上之曰功有所異也啟不甚者垂神明以緒不若集大統者受天人之歸貫串經術鑄為偉辭以此嗣響甚闕乃非虎賁

貌似

鄭蘇年師嘗語人曰文闈中有可盡力處須不遺餘力爲之大抵多盡一分力卽受一分之益憶余己亥闈藝首題或問禘之說次石君師已定元而孫瀓江師則意在張燮軒相持數日未決有房官某請以後場爲衡而燮軒策藝較余多數十字遂置余第二名石君師常以爲歉也　按是科張燮軒元墨典贍矞皇固足弁冕多士而吾師首藝元元本本非學養兼到者不能石君師謂當爲方樸山而上之良非虛語講下提筆云蓋禘之可疑者有其時焉有其地焉有其制之異同焉有其義之是非焉似入手已較方樸山爲斷斷後亦分六比雖蹊徑與樸山相仿而臨淮壁壘一新矣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其說無可疑然循而行之至五禘則五年而禘祫並舉矣於是議者分三十月爲一禘禘行於夏分三

十月爲一祫祫行於冬然仍無解於三年五年之數則其說何也
始祖所自出者東向始祖南向此其說亦無可疑然禘之義爲審
諦固所以審昭穆之分也又況讀詩而商禘長發終日實惟阿衡
周禘來雝終日亦右文母似又不止羣昭羣穆之配則其說又何
也或謂禮有祫無禘禘即祫也此據春秋言禘不言祫之文遂比
而同之然考王制所載禘與祫固各異也且無論有虞夏商各祖
其祖即我周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著之祭法者未嘗
以禘爲祫也而猶謂禘即祫乎至於以禘爲郊之說更不必辨矣
或謂祭禘小於祫祫隆而禘殺也此緣禮經酒齊與樂舞之數遂
臆而斷之然觀大傳所言禘與祫固並重也且無論至敬無文祭
倣異數即郊祀六變之樂以祀天八變之樂以祀地其載諸周官
者未嘗以地尊於天也何得謂禘小於祫乎至於時禘非大禘之

比尤須深考矣且晉之禘尤有難解者禮不王不禘則天子有禘而諸侯無禘魯侯國也而禘何以稱焉即曰康周公而賜重祭亦周公宜禘耳柰何偏禘於魯公之廟乎禮不大悖哉禮廟無虛主則周公所禘宜上及文王文無廟也而主又何祔焉即曰臨周廟爲文之廟然以文之主禘於周公乎抑以周公之主禘於文之廟乎義不難安哉聞是科闈墨出變軒文實宜布士林吾師文則惟好學深思者賞焉後二十餘年余與程徵江先生同官儀曹詢以前事程言此事我尚記得張文諧時鄭文仿古實無可軒輊於其閒惟較量策藝則張三場卷較鄭僅長一行竟以此定元當時闈友已有微言羣呼張爲一行解元豈不可笑據此則吾師盡力之言信有徵矣

吾鄉讀書社中諸老無不工制義者而窮經之學則必推鄭蘇年

林暢園二師及蘇海峰林樾亭喬蔭二先生巳亥鄉試時海峰樾亭並先生場後相約為擬程海峰文先出見樾亭適讀蘇年師闈藝幾於閣筆後為同人所督促乃勉強作散行一篇扼定說字運實於虛獨往獨來自當著書不復知有帖括矣文云禘自有說惜其問之非人也夫禘之祭作者聖而述者明詎無說者或何如人乃輕問之乎昔元公以達孝制禮禴祠烝嘗之外別有追享之儀所謂禘也吾子後數百年乎定元公之書於追王上祀則述之於南郊配帝則論之獨未嘗申禘之說豈吾子之未及言抑吾黨之無善問者然若其時則固有或之問之矣夫或之問胡然乎來哉想吾子為大夫助魯公禘因之有周公其衰之歎有吾不欲觀之言或殆竊聞之而心識之歟然禘之為禮大其為儀文器數與或顧不問獨問其說豈其他皆能喻之特未解於其說歟夫禘之說

有二或之問問周之禘歟抑問魯之禘歟周之禘嚳也說者曰姜嫄爲嚳元妃稷爲冢嗣祇以其生之異也棄之然父雖棄其子子不敢以忘其父也是嚳也者自后稷以來祀之然而生民之什固及高辛司樂之文但崇先妣何也說者又曰禘者報本之祭也夫禰者身之所自出祖者禰之所自出高曾者又祖禰之所自出過此則服窮矣廟遷矣宗易矣以最先者爲太祖至矣乃又推其所自出是取荒遠不可考之人而報之毋乃使人疑乎不以情居禮也乎哉且人各有本焉爲其天子獨也而通其說者則曰禮不王不禘猶之七廟五廟之差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禘之文從帝黃帝帝也帝嚳亦帝也信斯言也則魯之禘又何以說於是有以成王之賜爲說者矣有以惠公之請爲說者矣然惠之請聞王之使史角止之也卽成道念周公亦以天子之禮祀周公可矣而

及文王是又何說以爲康周公也耶乃爲禘之說者又曰禮有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魯祖周公爲別子以文爲繼別子所自出故魯有周廟稱宗國焉然又禘於莊禘於武禘於襄僖之宮則又何說耶況夫大禘時禘吉禘之異其與四月六月七月之異其時言辭詭昭穆者既混於祫主追祭感生者復淆於郊此皆或所心疑而不得不問者也然禮經所述其理微微則難言春秋所書其事僭僭則當諱或非其人不善問故禘之說夫子卒未明告於天下後世云閒石君師出闈既喜蘇年師之高捷又快讀海峰樾亭二先生之文乃大言曰不負我十年苦心矣盍讀書社之盛實石君師發其端云許後第 倦

樾亭先生之弟香海太史澍蕃風慧絕人十餘歲所作歌詩便有三謝盛唐風格登第後乞終二十一史銳志著述而天不永其年

召賦玉樓侑少長吉兩歲爾川名士因之減色今僅存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制義一首爲藝林傳誦中比云郊有迎氣啟蟄之分而南郊特重社有侯國州里之別而大社爲尊王者以一身尸祭祀而欲使皇天后土實式憑之此其端必有自而誰則明之禘近於祫而推本之意遷廟及毀主不參嘗比於烝而合食之儀天子及諸侯不異王者以一心敦孝敬而欲使聖祖神宗實右序爾此其道必有由而誰則明之後比云禮大者主乎二至而五方之祀法或取乎隨時義重者限以五年而四序之遷情又敦乎羣祀推之后稷而等諸祭社嚴父而用以配天究其原者知不在俎豆牲牢內矣降在內而享在右來帝天之格何論夫人鬼物彪僾若見而愾若聞致祠者之靈可推之春祠夏禴乃至郊之與禘均存反本之思社之與嘗其此求陰之旨辨其奧者知不在儀文器數

朋矣按香海先生古近體詩純以靈氣往來識者以爲不永年之象其他撰作則殊不然如在詞館中所擬武成頌今借刻孔巽軒先生儀鄭堂稿中博奧沈雄精力彌滿即如此文沈浸穠郁亦毫無短促之徵而瓊樹易摧玉樓遽召不能不搔首問天矣

香海先生無子以伯兄樾亭先生之子永健後改名慶章爲嗣得孫壽夫比部彭年比部聰穎肖其祖父弱冠即捷春官而體氣清羸不久即赴修文之召同輩惜之余僅見其制義一篇其題亦明乎郊社之禮二句樹骨訓典選言宏富有書有筆竟欲度越前修今錄之以存其人且以徵樾亭香海二先生之家學也其詞云謂郊爲五方之迎氣而或混於昊天上帝之稱謂社爲五方之總神而或復有崑崙神州之號此其稱名互異於先王之禮意何關焉謂禘但祀所生而來雍胡亦右文母謂嘗但及親廟而閟宮胡亦祀姜

嫄此則引據堪徵於先王之大義何屬焉辨是則禮與義顧易言明哉就禮之不同者言之郊用於王朝而其類有九社通於侯國而其等有三此禮之釐然難混者也不明乎此遂謂社小於郊其禮不容以一視不知社有以句龍爲配者有則社與稷並稱社有以后稷爲配者則社與郊對舉儀皆用九器皆用陶匏煌煌乎大禮也誰則明之就義之不同者言之禘以審諦爲名昭穆因以遞序嘗以嘗新而設祧毀不容並兼此義之昭然各當者也不明乎此遂謂禘大於嘗其義不宜以並論不知禘有行於五年者則禘可與祫通禘有舉於四時者則禘祇與嘗等牲皆用騂剛樂皆用萬舞亹亹乎精義也誰則明之夫世有議禮太拘而卒至越禮太甚者謂郊社爲合祭是也不知昊天雖有祀天地之歌原分南郊北郊而奏召誥則有用二牲之禮實兼帝牛稷牛而言合而同之不

幾混淆無等乎雖武成告祭柴望固兼祀地之文然告祭之禮簡簡則必合常祭之禮繁縟則必分明乎此而泰折泰壇之文可不辨亦有執義太過而卒至蔑義更深者謂禘嘗可相通是也不知我將爲季秋祀帝之詩嘗也而混於禘月令有孟夏嘗麥之典禘也而混於嘗強而通之不亦穿鑿已甚乎雖禘則不嘗王制或闕一時之祭然因朝王而其義偶屈因報本而其義常伸明乎此而祫禘祫嘗之名不必立聞此部作此文時年甫十七其家人有謂此部即香海先生後身者似之

吾郡劉心香邑侯士棻最喜讀時文每酒酣耳熱必拍案朗吟薩檀河玉衡丙午科闈墨一篇聞其作宰東粵時簿書餘暇猶以之對酒當歌也按吾閩乾隆丙午科首題爲子曰關雎典試者爲李松雲先生堯棟闈墨多驚才絕豔爲近科之冠第三名即檀河中

二比萬丈光芒上引是漢同時之揣摩擬派者無不背謬如號也
文云古來無歌詠宮闈之事摭發附贊隨循盛流化以俱湮卿中
天文字初開而堯母慶都遺事缺如於稽古際而塗山娶女講傳
癸甲而無詩有娀方將頌附猗那而商略關雎同前此所未聞也
且是時受作新聲方婦言之是用而有莘纘女獨傳荇菜之篇則
雀鼠化其兵刑江漢守其禮義靡音雖倦不能越胡歌洙土而來
未必非關雎之力振之超前古而越來今其本原大也而周官立
政之精在此矣頌禮無侈談君后之文烈考文母人清廟明堂而
莊誦卽大雅生民肇祀而元妃介祉徹歆特誌於郊禖迨夫走馬
岐山女子佐仁人之徒思齊京室徽音協克類之君關雎固先世
之流風也且其後武稱十亂得內助於才難而天妹定祥必溯河
洲之句故麟振祗言公族桃穠亦美王姬倘父聯姻不得分卷耳

葛覃之詠未必非關雎之美掩之燕皇天而昌厥後其規模遠也而茀祿壽考之原在此矣　又按是榜解首爲謝春洲泳元關作蘊藉深厚實足以弁冕羣英然是元度非魁才次名爲洪晨芳講下提筆一句云古詩之言夫婦者多矣松雲先生極爲激賞謂通場皆無題前語惟此獨得要領起比云上世謠傳帝子時猶聲律之雜詩未興蘇織之功難佐衫衣之化雖璇宮夜靜不過與白雲黃竹同爲至聖所必刪中古歌起塗山時亦平成之初奏石開母而荒唐野候人而幽怨雖玉牒書傳亦第以綴犀龐狐聯補外史所未備卽中繳講下一語中比云以彼其時大邦天妹方將親迎於渭陽乃徊翔洲曲觸緒纏綿偏出自宮人之雅製不知當日之感詠者何因也流水鳴禽爲參以琴瑟之音而益韻至於今講其逸調惟能審音者克領之以彼其人晨夜衾裯未託幽懷於參昴乃

伏枕長吟寄情彤管先傳女史之筠詞不知當日之託興何深也鍾調鼓鞞出以窈窕之雅而益和至於今諷其遺篇惟可遊古者能玩之此作實足與薩檀河作抗衡松雲先生評云何王晨山之藻麗而加典實有周循來之古秀而多疎宕那得不歎爲才子之文可謂知音矣

謝春洲元鼎首蓺以風度勝尙不如三蓺之博麗土地人民政事篇古茂淵懿蔚然經籍之光人爭誦之惟余以爲仍不及洪晨芳作以纖珠編貝之詞運以骨重神寒之筆尤爲絕調文云其一在土地今者七雄爭長山東之國惟六顧三晉析而河山之險失夷陵走而江漢之勢分猶日惴惴焉爲築邑增陴之舉非策也夫先王之世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帶礪之盟永垂祝册矣諸侯思之神鼎鑄九牧之金括地披河圖之府宜何如鄭重也寶之哉不爲蠶

食之謀循效朓音之擇澥絲保障亦聊以固吾圉已不然翦鶉首而錫鍰何以遂啟西封伏龍尾而成軍何以竟亡東略盛衰之理可盡誣諸天命哉其一在人民今者兩周守府職方之籍難稽圖兩河之齒繁而耗於歲三齊之戶衆而耗於兵猶日斤斤焉爲料民出甲之謀非計也夫先王之世幼有所長壯有所養服圖之拜歲登天府矣諸侯思之九宗七族其瑣弱而分須二女三男合璐琨而考貢宜何如珍貴也寶之哉惟爐其集之維鴻其宅之蝸匡饜績厎以撫柔此民也不然賜玦乘軒何僅餘廬漕之七百濟江投鹽何卒保甲楯之五千勝敗之機豈不存諸人事哉其一在政事今者東帝西帝游說之說日繁大約名家法家用而內政裂亦從人橫人起而外患生猶日沾沾焉爲富國强兵之謀非制也夫先王之朝六府升於歌八政陳於範令甲之垂永固基圖矣諸侯

思之授時閏載協七政於璿璣考禮正刑輯五瑞於扁若宜何如敬愛也寶之哉銘聖謨於彝鼎懍大訓於耆龜日至而登臺月朔而告廟先王先公之靈實式憑之矣不然璧馬入而之奇行非無穆考訪道之書瓊弁服而得臣敗猶有先君僕區之法得全者冒失全者亡其不爲保世滋大之圖哉

蔭檀河雄於詩亦雄於文顧所作多不自珍惜猶記嘉慶庚午吾閩鄉試首題爲詩云其儀不忒節場後所傳觀闘藝多不愜人意因約萬虞臣趙穀士郭筠溪及檀河數君共爲擬題檀河文先成諸君遂爲閣筆其文獨據子夏詩傳美曹叔振鐸善於爲政正與傳者引詩之旨合非揚鐵崖竹枝以道出別調爲工也其詞曰傳者謂桃夭文王之化也蓼蕭武王之治也若夫以文王爲之父以武王爲之兄家法尚可及哉周家一代太平之治成於文武而文

武一代太平之基端於孝友其道涵其流及遠不特風之南音之雅也夫鳲鳩則亦有然者也鳲鳩美曹叔振鐸而作也曹於外藩為伯甸猶是龍光寵處之休滿以東諸侯凡幾汝以南諸侯又凡幾耳目初不遠也則身範郎朝常也叔於王室為文昭猶是麟趾然羣之受譏相鼠者謂何病芄蘭者又謂何往事宜徵鑑也則家聲卽邦本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言儀乎抑不僅言儀乎後此者為蝣之羽則昭公之儀也何以心如結兮慱為心之憂矣楚楚衣裳乃不引為鳲鳩之同調後此者又為鵜之梁則其公之儀也何以詠彼淑人觸而傷其季女煌煌亦帶乃反擬為鳲鳩之哀育蓋不獨儀也必有法焉父子兄弟是也前乎昭其者則桓莊有變而朝宿享而歎父子之間四國有譏其失者矣近乎昭其者則臘赤國備在外庶孽來歸兄弟之間四國有譏其非者矣吾於

是益知儀不忒之難言而正四國之必有先務也其地爲堯舜之
舊遊漸澤雷夏之區先澤未泯民風猶念古初而有不足以慨一
日之期則稍秸衣冠文貌不生其感當日者九族以親而睦五典
必慎其徽其於父子兄弟之間何如而遽曰時雅之變風動之休
也讀虞書而歎二典文章爲萬古勳華之所自而不謂下國風人
亦存此意也哉其地與齊衛爲交壤姬公康叔之治觀聽既正民
間深爲漸染而有不足以變一時之習則綠䮗帶弁風流不慊其
心當日若康誥念厥家人金縢祝其丕子其於父子兄弟之間何
如而徒曰迷民之和懌東人之懷思也讀國史而歎子姓多才知
本朝世德之不可及彼汏榛桑君子豈有異道也哉不然苞稂慨
而下泉傷民於是乎思郇伯也然曹風亦遂終矣　按此文曾借
刻他氏跡卷今爲正之

余主浦城書院講席時邑之人士羣奉朱清如廣文兼監爲祭酒大有人主出奴之風號曰朱門清如專工時藝畢守王檣東張曉樓家法不敢溢錙毫於他學皆未暇宜究也自余以通經學古提唱諸生稍廓其藩籬邑中多嚮往者而朱學漸微且有背而乖之者余頗不平之謂前之推崇者固過而後之鄙夷者亦非也清如時藝不過規模稍狹緣其根柢未深而理正詞醇尚不失先民矩矱余最愛其百有餘歲一句文中後四比云歲有以歷推者常隨帝王之遞嬗而更湯之繼堯舜也易夏爲殷以建丑之月爲歲首矣文王之繼湯也易殷而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矣若孔子至今猶其奉周之正朔也計自敬傳之元元傳之定編周史者凡六代而紀年統懍夫春王倘以春秋二百四十有二之數較之今固僅踰其半耳歲有以歲計者常就干支之周迴而積生於堯舜之時

者至於商而子孫不知我祖宗幾何歲矣生於湯之時者至於周而子孫亦不知我祖宗幾何歲矣若夫孔子至今猶可考湯孫之譜系也計自經生夫伋伋生夫自登家乘者歷三傳而問年悉詳夫庚甲倘以甲子四百四十有五之數推之今固僅增其倍耳惜也予生不逮當時也以予所聞若損若儒少孔子五十餘歲若參若師少孔子四十餘歲若回若賜咸少三十餘歲藉令先誕數紀獲儕於將命童子之列卽老幼相懸或數十歲念厥由來猶未隔夫百歲矣惜也孔子未享遐齡也以予所聞帝堯之年百十有八歲帝舜之年百有十歲若湯若文年亦咸登百歲藉令慭遺一老更逾乎耄耋期頤之壽則前後相待祗數十年憶厥由來猶未盈夫百歲矣似此徵實鑿空爲集中變格之作而實爲淸如有數之文允爲有筆有書未可輕視也

清如之弟綋三孝廉秉銘學品均在清如之右清如家居頗招物議而綋三則並無開於人言惜中年失明不獲竟其所學所存霄龕制義門徑亦略似清如余最愛其然後春秋作題後二小比云然則孔子生襄公之時何為不作春秋乎詩之亡也固在五霸迭興之後也而孔子則猶以為遽已然則孔子作春秋在定哀之時又何為託始於隱乎詩之亡也固去平王東遷已遠也而孔子則以為其所由來者漸矣力為然後二字洗剔而春秋之不輕作大旨躍然是有關係文字詁者但以為深古附逸非作者本心也

乾隆己亥癸卯丙午戊申數科吾淛闈墨皆以奇才異藻震動一時蓋吾鄉積承朱笥河及文正公紀文達公陸耳山吉渭崖數先生教澤人人奮於讀書又適遇典賓之題得以盡其發揮本領而典試諸君子又實有衡鑒之明故闈墨一出無不震燿一時者已

酉以後則漸衰矣戊申題爲桓公九合諸侯三句鄭請斯人 謨闓
墨光燄燭天如觀陸渾山火眞張曲江所謂俊賜無敵文陣雄帥
也文云且衰世易爲忠臣而難爲相臣忠臣所全者一身相臣所
全者天下也王澤微而霸業興得一忠臣誠不如得一相臣相臣
以一身匡天下日尊其君以懷遠招攜而霸業差近於王矣而出
顧沾沾以召忽律仲乎由盡思管仲之力之所全者大乎先王命
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屬一一講其事於
爲蒐爲苗爲獮爲狩之中其武以匡王國方叔所以壯元老之猷
也先王又命小行人以六幣聯邦交賻補賙委禬賀慶之儀一
一申其好於脩德脩慧脩文脩名之下耀德而不觀兵祭公所以
進穆王之諫也然則合諸侯而以兵車王者斷不忍此乃自霸業
興而亦漸言之矣蓋諸侯之侈兵車也自鄭莊人許無駭入極而

後時或戕億萬人之命而恬不爲憂甚至出奇制勝羸師以張之易行以誘之三覆以待之與夫無扞採樵罪人屬鍬多鼓鈞聲長鬣猗呼以及焚舟毀柴毀軍之類誰復念聖天子子惠黎元之意而恍然爲戒於爭雄競長之初乃桓公之合諸侯也自乾時既勝譚人既滅以還退而擁七萬戶之雄而無敢或逞迨至列侯漸附會鄄以服宋會檉以遷邢會北杏以平宋與夫江黃歸心召陵脩好首止定嗣盟洮貧王以及陽穀甯毋葵邱諸會孰不懍先聖王勤脩德禮之遺而皇然自効於恤難救災之日桓公之不以兵車如此桓公之力歟抑管仲之力也晉文泰穆之局啟則二帝三王之運終桓公有功桓公豈無罪而以伯之盛扶王之衰其功亦少可掩罪也此即時行摟伐而意不在於稱兵則好會正統以冠裳正不必如讀書泥古者復爲乘車兵車之捌牧民乘馬之書輿則

井田學校之意沒管仲治齊管仲亦壞爲而奉王之名成霸之烈其治究何嘗遽壞也此即位亞國高而才實邁於同列則偉績必歸之仲父更不必以知人善任者徒侈桓公鮑叔之獻而由厲疑之也　按唐荆川一匡天下何文云雖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雖曰假其義以文其姦也而義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之力方絕煥評爲判斷切實可作齊桓功罪論此文後二比意與荆同而詞蓉警健恐前賢當畏後生矣霞浦方定遠鎮鼎戊申鄉薦第三藝爲以龍周祜以對於天下題開闢古藻繽紛殘於點竄清劇生長龍南宋鴻詞家摹古文字有過之無不及也余不識定遠讀其文愈企慕其人恨不得一親顏色聞謝何男言定遠博雅而狂縱書萬卷自言實讀五千卷講求字學從正史中搜得字典未收之字凡三千餘家居傲睨致擔龔

於市未五十遽卒今錄其文以存其人云且天人之順應匪作而致也庸亦若或致之古聖人將明威以致罰誕保我有邦厥鄰敢曰自求多福又敢曰天下其予我哉而義問攸昭協於上下天其申命用休惟動丕應徯志其詩孔碩臣請爲王賡載歌也詩言王怒密人整師遏莒惟王之怒職密之故王若曰昔商王嘉我先公成績俾牧西陲不恭是伐遏亂庶在予王不以予不德錫之弓矢命祀我師以衛我友邦蠢爾密人敢作不靖予職專征而有俠罰是急秉王命順我先公之緒也是用飭我戎行遏茲寇虐云爾尤若時厥或謂王于興師將以對於天下亦尚匪王猷念厥或猶有俠周祜賓篤於茲王昆有厥志焉乃惟時周祜亦既篤矣天實右序有周俾爾戩穀厥配姬其縣系子姓振然仁厚浸昌浸熾遐福孔多僉曰洪惟王誕敷文德昭昭於上帝帝乃厚集祜於厥躬允若

時惟周之祜厥惟王文德實茁篤之乃詩若曰匪惟文德惟我王
有此武功惟此武功匪惟以篤周祜實以對於天下云御天下仰
我王如日月望我王如雲霓自彼密人侵阮徂共天下聞之愈勃
然怒謂彼密人肆其叨憤彼叨憤者豈獨彼密人哉襲迹而動我
亦殆及於罹謂彼阮人亦孔弱矣密臨其境弱其可支阮竭不支
我獨何恃謂爾阮人毋震毋恐爾近大邦曷不控訴惟此大邦我
父我母大邦其來爾阮蘇矣大邦其來彼密滅矣彼人賊矣阮人
蘇矣實我大邦惠然來蘇其來其蘇匪以控訴蹈仁赴義曾不掩
時惟此大邦有强必鋤有瘠因卹靡不懷保謂我父老謂我婦子
自今以往無或疢苦我佃我宅我甯斡止舉欣欣而相告咸慰懌
於乃心迺衛之慶純嘏之祈萃士同聲翕然若一詩云以對於天
下豈其然乎豈惟篤周祜已乎

趙穀士曰鄭六亭兼才每不喜作考訂文字遇典實題亦必以涯括之筆運之余最愛其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題後二小比云故以野通之國原無失乎殷之助野之九既顯立以此賜彼界國之什可隱濟乎不足有餘舉八口之田悉受治於廟堂之上而以賦成乎助要祇仍乎周之徹助之一民得藉君田以圖報賦之一民轉得奉已賦以効忠舉六等之祿悉待養於田野之間

余友林少穆則徐督部天懷敦篤文筆敏贍憶其蒞年典縣試仁親以爲賓題文纏綿懇摯一往情深其起中四比至今猶能背誦云共世子亡歲已泯貌諸孤殘喘方延十餘年隱忍偷生竟不獲以終養之軀稍贖蹈垣之罪吾君已老疑食倦託諸姬人撫子職於生前作孽何何可追也二五耦之特寵方驕七公子之出奔殆盡數百里終天抱痛竟不獲以送喪之節稍消妖夢之災逝者何

追遺命僅聞諸荀息念幽魂於死後予辜更不容誅也表裏河山天下有失而復得之國墓門拱木自古無死而復生之人今而後知紛華勢利殆不足爲亡人解其憂乎一坏之土未乾引領河陽不免潸然涕出也仁生親者寶其所樂仁死親者更寶其所哀既及黄泉何難相見我生之不辰何如也以此心感乎幽冥但覺自悔欲尤而已晚焉夫亦永矢勿諼耳矣君臣之合本人爲自古原無獨私之國父子之情本天性天下更無可代之心今而後百爾所思殆不足爲亡人償其願乎九原之目未瞑輿櫬故絳不免黯然神傷也仁逮事之親者寶諸手澤口澤仁睽離之親者寶諸如見如聞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罔極之昊天莫報也以此心動乎明發但覺少參他念而不能焉夫亦長此終古耳矣純是至性至情語流溢於楮墨閒厥後以夷務謫戍西域坦然就道猶眷眷於

天恩之高厚也移孝作忠所謂坐言起行者矣

吾鄉後起之秀以時文著者莫如劉聞石建韶嘗讀其宜蘭室稿几意有餘者每疊成數藝尤愛其周有大賚而義於題中大字完足有字分明思力沈雄根柢深厚一時罕有其匹第一篇中四比云從來伐遠之師不並攜夫輜重故臨城則刈其禾麥入國則分彼廩囷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矣而居有積倉行有裹糧猶秦公劉之家法則士皆宿飽供億可無煩也且有戈者億萬人誰非與朝之赤子乎離心在平日脂膏竭而膂力從感德在崇朝簞食迎而金鏞報斯囷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衆之所不敢爭者矣從來徂征之舉多假力於外夷故勢弱則仗其兵威功成則酬以金幣周初建國高山限之矣而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未聞我武之乞師則會以不期酬庸可無事也且從征者八百國孰非天子之一家乎

土地非所貪爲四國去逋逃之藪貨財非所利爲中邦蘇飢渴之懷斯又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民之所不敢較者矣然則何以不取諸富商妹邦多服賈之民則賄遷必厚一旦按戶籍而勸之稱貸亦可使窮民免庚癸之呼而武王實有所不忍若謂召釁斂怨以來車牛肇牽久已難供洗腆矣計惟以王宮之所積散之閭閻貫雖朽寒者得之易爲衣粟雖紅飢者得之易爲食故塗徹里怵而比戶可以不驚然則何以不取諸巨室商臣半掊克在位其囊橐必充一旦執姦黨而加以追呼亦可爲億兆洩毒痛之痛而武王又有所不安若謂會朝清明而後廉來首惡早已竄跡遐方矣計惟以內府之所藏宏其賜予患少而不患多守吏無所容其吝惜職出而不職入計臣無所用其誅求故解煩除苛而有衆賴以不擾以此言資大平否耶第二篇中後四比云召釁斂怨以來其

罹禍最深者莫如王畿千里賚之而按其口分問其世業恐取王宮之積貯以償之故澤普崇朝而予取予求可勿禁懷保惠鮮而後其推恩未及者尚有河朔三州資之而計其道里考其土宜復開近地之倉庾以繼之故惠周域外而移民移粟可無勞然則周之所有猶是商之所有人情每眷舊君當夫刻削方深固恐其亡之不速未幾而目擊夫追亡逐北廩臺一炬所與其投灰燼者惟衣服之在躬耳外此扃鑰緘滕加故也而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時怨毒已消必有念列祖列宗而感泣者亦我昭考之所不忍聞也所以頌德歌功後世侈以為大封之典而當日反商由舊初不詡其事以告清廟明堂人情每懷故物當夫追呼方急固歎其生之不辰未幾而躬逢乎杖鉞麾旄即予之朝所為未沐恩膏者惟首陽之片土耳究之河山井里依然也而

得與其祖其享太平者十無二三焉得與其父其享太平者十無四五焉此時邦家方復必有撫一綏仁粟而愴懷者亦我周王之所為心惻也所以匪頒賜予後日勅以爲官禮之書而當時破格施恩初不限其量以報壺漿簞筐拔文後自記謂任鈞臺以大賚爲大封功臣與上文帝臣下文仁人一片蒙意此是王政第一要著卽功臣皆爲救民而來何須獨先富之至末節興滅繼絕幾及封建之事然皆於殷之故家遺民上著意若當時便封從龍之士與親王子弟四方得不解體乎前輩因胸中有許多書卷欲借題發洩故曲而爲之辭後人隨聲附和何所取爾云云故此兩篇撤去常解自鑄偉辭前輩惟陳句山先生足立兩甄旗鼓　按吾邑長樂劉氏自則宗先生以制義名家其子次北邑侯永標蔭蒼孝廉永樹由甲乙科發聞繼有傳稿而次北子借村建區東圃建藩

西堂建庚及閩石先後舉於鄉兄弟自相師友克燃三傳之業時以比宜興儲氏六子金壇王氏五子有過之無不及也

嘗見陳恭甫以謹權量題課士鮮能靠實發揮者惟劉閩石中二比以中聲中氣二義分疏能探經史之精要而發前人之所未發其詞云萬事以黃鐘爲本而其應也必以宮宮之爲言中也先王察於天地之中聲以爲權量之起數權則起於黃鐘之重而絫黍百有二十爲銖量則起於黃鐘之實而絫黍千有二百爲龠由是積輕成重積少爲多無非一中之所爲正其體也謹之者非狥是樂所自始之心也哉四時以寒暑相推而其分也必以仲仲之爲言中也先王順乎天地之中氣以觀權量之推施仲春鈞衡石正權概概正則量無不正矣仲秋平權衡正鈞石衡平則權無不平矣由是輕重不差多寡不淆無非一中之所爲善其用也謹之者

其猶是敬授人時之意也哉考據已非淺學所能而其緊抱挑中
遠脈尤爲力大於身心細如髮二百餘卷中無有見及此者

制義叢話卷之十七